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空心人舞蹈

邱华栋 著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空心人舞蹈

邱华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心人舞蹈 / 邱华栋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邱华栋文集)

ISBN 978-7-5594-0519-7

I. ①空… II. ①邱…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361 号

书 名 空心人舞蹈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19-7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邱华栋

博士，研究员。1969 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当代著名作家，诗人。16 岁开始发表作品，并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曾任《中华工商时报》文化版主编、《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出版、发表有各类文学作品 800 多万字，单行本 100 多种，获得各种文学奖三十多次。现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长篇小说

夜晚的诺言
白昼的喘息
正午的供词
花儿与黎明
贾奈达之城
单筒望远镜
骑飞鱼的人
时间的囚徒
长生
前面有什么
夏天的禁忌

散文集

行走无疆
去往归来
从东西到南北
城市的舞蹈
创造梦境的人
虚构的真实
想象的国度
真实与谎言

中短篇小说

手上的星光
空心人舞蹈
西北偏北
行为艺术家
午夜狂欢
十一种想象
十三种情态
时装人
城市中的马群
大鱼、小鱼和虾米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来自生活的威胁
可供消费的人生
滋味与颜色
归宿

评论集

来自天堂的声音
光影之间
碰撞与回响

随笔集

时光漫步

策 划：[REDACTED]

责任编辑：黄孝阳 王 青

封面设计：小 马

目 录

001 // 空心人舞蹈

039 // 所有的骏马

103 // 乐队

150 // 环境戏剧人

空心人舞蹈

第一章

1

最初关于青春和成长的印象已被记忆之外的闪电斩断，并被悬于幽暗的时间的屏风上被蛛网所尘封。现在，梁洪波从镜子里的河流中探出身子，然后她缓慢地向我们走来。

她发现大学时代已经毫不留情地改变了她许多东西，也许她已变得面目全非了。本科毕业时她选择了报考研究生，她考上了。又可以在梦的冰面上自由地滑来滑去了，这使她很兴奋，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的男友、物理系研究电磁波的博士生胡克。

胡克表示了祝贺，并用他那刮净了的下巴亲昵地蹭了蹭她的脸。他们的相识要追溯到一年以前。那是一个刮风的日子。她躲在学校的一片小树林里看一封家信，当时她还在读三年级。毕业分配的乌云开始在她头顶凝聚，

但母亲的意见是要她回家乡，也许可以当个私塾老师什么的。她想起了南方那个群山环抱的山村中，阁楼里劈着青竹的头发半白的母亲。当个私塾教师？她觉得好笑，于是笑了起来。

她把信重新装进了信封，这时一阵大风吹来，将她手中的信吹跑了。后来她追出了树林，看见一个身穿灰色风衣的男孩子正表情茫然地环顾四周。手中拿着风传递到他手中的那封信。

“那是我的，你还给我吧。谢谢你。”她接过了信，对他笑了笑。这一刹那的对视中，她觉得他有些特别，因为他的脸苍白得像一张纸。他的神情在那个大风之日显得非常沮丧和游移，失血的嘴唇在风中抖动。“我看见一只血红的飞鸟，从这信封里飞走了。”他说。

三天后，他摸着记忆中那封信上的住址，在宿舍中找到了她。他直截了当地向她表示了爱慕，她接受了下来。

2

半年之后，他们第一次睡在一起。这是博士生胡克向一个朋友借的房子，房间里充满了油画颜料的气味，这使得心情紧张的梁洪波感到很不自在。

“我……在这方面一直有障碍，”梁洪波咬着嘴唇说，“我大学时代整个是郁闷的。”

然而，胡克已像托起一叶纸片一样地抱起了她，把她放在了床上。梁洪波抬头看见墙壁挂着一幅埃舍尔的《时间的错位》和《魔镜》两幅复制品，一排排蜥蜴奇异地在画面上突破了三维空间。胡克节奏缓慢地，犹如在演奏克莱叙事曲一样地亲吻着她的嘴唇和耳侧脖颈，然后他一件件地解开了

她的衣服……她感到了微微的震颤与快意，她微微地睁开眼睛，忽然发现在她胸前蠕动的胡克变成了一个孩子，一时间她分不清楚这是否是她的幻觉，但她感到身体两侧浮起了那股强烈的颜料气息，她立即厌恶起这间房子来。不不，我要坐起来。她用力地推开了胡克。我讨厌这张床和这间屋子。那我们怎么……胡克有些着急，犹如渐进的叙事曲突然被人无礼打断。我……要坐到那张椅子上去。胡克听见她这么说，忽然为某种想象力所催动，他立即又抱起了她，他看见阳光穿透窗玻璃投射在她的乳房上留下的一块半圆的阴影。

后来，他就坐在了椅子上，用手环住了她的腰，他紧贴了上去，感到自己进到了一片温柔的水草中。他开始了耸动的同时，听见了她疼痛的呻吟，环抱在他肩部和背部的手把他抓得像烙铁烙过一般。然而他像一个坚定的农夫一样挖掘着她。同时他感到了火车在行进的力量。火车冒着白烟，在疾风中疾驰。他渐渐感到她的身体在由僵硬变得柔软起来。

空心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中的。他们一共有十二人，都穿着黑色的晚礼服，但他们的脸色苍白，毫无表情。他们似乎都没有心，没有心脏在搏动。他们神情冷漠，目光空洞而哀伤。他们十二个人手拉着手，在十分空旷的以天鹅绒幕布为背景的舞台上跳着舞。波尔卡？玛祖卡？空心人跳得十分有韵律，十二个人不停地变换着队列与节拍，他们遥远而空洞地注视着她。这时她真正地感到了恐惧，她“啊”的大叫了起来。

与此同时，胡克已不可挽回地进入了叙述曲的结尾部分，他感到自己像一架落地的飞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机翼在长久地震颤着。

“我们终于跨过一道门槛了，我想，我是爱你的。”胡克满意地躺在那张床上说，他浑身的汗珠闪闪发亮，犹如一条刚刚跃上沙滩的鱼一样在

喘息。梁洪波用毛巾被盖住身体，她感到小腹非常不适。她发现自己流血了。

“空心人。我看见有许多空心人。”梁洪波凝望着射进屋子的光圈儿，痴痴呆呆地说。

“你在说什么？莫非你有了幻觉？这屋子就只我们两个人，什么空心人？真是可笑。”

3

其实她觉得真正可笑的应该他，是胡克。那天她十分悲戚地写了一张纸条：“从今天起，我不再是少女了，我多么感伤！”她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那样把这张纸条装进了一只褐色的玻璃瓶，并把它埋在了校园湖边小山上的一块巨树下。

在以后和胡克的肉体亲近中，作为他的女友，她总是被动地接受他。她觉得他有节奏的冲撞的确十分可笑，而且，胡克在她身上有时候像一个孩子那样，让她觉得男人也许真是一种可笑又可恨的动物。有时候，无论是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她都没有怎么去理胡克折腾，细心地在脑子里分析着语言学中语义的生成与转化之类的问题。

后来有一次两个人躺在床上的暗影里，月光漏进来打在地上。她说：“我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其实更喜欢强壮的男孩，有时候和你在一起我只能去想些别的，借此转移我的一部分沮丧。”

她说这些话预示着他们后来的分手。就在梁洪波读硕士生第一个学期结束前，她找到了他，告诉他他们俩是两驾马车，在跑向两个方向。而这时的胡克正躲在实验室中，在写一篇哲学论文《人格的迷宫》。“这是否

与空心人有关？”他问。

梁洪波愣了一下，但她还是点了点头。“兴许。但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们不过是迷宫中的两个走错方向的人而已，”

胡克朝她扬了扬手中的论文，“你走吧。”

4

在攻读东方文化学硕士研究生的第二个月，梁洪波和住她上床的高萍发生了一次争吵。在梁洪波看来，高萍就像是一个以追求浪漫为目标的风风火火的法国女人。她总爱穿一套像火焰一样的裙子，类似于一团耀眼的风苗在校园里飘动。争吵的缘由很简单，大约是高萍参加完舞会回来，哼着歌曲上了床，躺下来的时候将床摇了几下。

“高萍，你可以尽力安静下来吗？”忍耐了一个多月的梁洪波终于说。

上床沉寂了片刻。“可笑。”高萍说，然后，她又使劲儿地摇了摇床。

之后，她们之间旷日持久的战斗便开始了。一天晚上，高萍在黑暗中坐起来，她开始数落起梁洪波了。她历数了梁洪波不爱叠被子（的确如此）；还爱将例假后的内裤扔进床下；历数了梁洪波在导师面前争宠（她们是同一个导师）的种种姿态，而且她还说胡克很令人难受。她口齿伶俐，说到得意之处连自己也暗中敬佩起自己来。梁洪波觉得自己无力反驳，她从来没有与人真正吵过架，也不会吵架，然后黑暗中传来了梁洪波的啜泣声。

“高萍，你太过分了。说够了吧？”古汉语专业的李轶群在黑暗中开口说。而另一个女孩，研究民间文学的哈尔滨籍姑娘陈静在帐子中轻轻地笑着。她和高萍既联盟又是敌对的人。所以这一夜对于寝室里的四个人来说，

是第一次碰撞与接触的起点。高萍突然收住了话头，她觉得自己的确说得有些过分。之后，啜泣声停止，一切又重新地沉静下来。

5

这是一座百年历史的名牌老校。校园里到处都是参与过中国近现当代史的名人们留下的痕迹。现在，大约是上午，梁洪波坐在阶梯教室里，听汪海川讲授后现代主义美学，一边心不在焉地向窗外望去。金黄的银杏树叶铺满了一地。

她在思索着迷宫这个词。“你是个沉思型的人，女人中有你这样的真是少见。她们大多数人是去追赶即时性的泡沫的，而你，却在思索钟表的摆动。为什么你不写一本叫《时间的树枝》的书？”校园诗人林格对她说。

和胡克分手不久，林格像一截顺水漂来的木头一样停在了她的身边。他和她谈的话题十分一致，比如诺瓦利斯，比如钉上十字架的基督复活以后的事，比如海德格尔的林中足迹。他们在两天前刚刚谈论了诺瓦利斯梦中的一朵神秘的玫瑰花。那是在留学生公寓幽暗的地下酒吧里。昏暗的灯光照不清人的面目，他们坐在墙角的座位上，这时曲子放的是《格林尼治的坏婆娘》那首英文歌，林格将一头长发甩了甩，他有些消瘦的脸有些戏谑的表情，他把手放在了她的腿上，试探性地触摸着她。

她拿去了他的手。不远处的五个美国佬正在开怀大笑，几个日本小伙子穿着花花绿绿的裤衩，在穿梭来往，手里拿着啤酒罐。这里日益地变成了一个乱糟糟的热闹地方。

“你刚刚和胡克分手，一个放弃了初衷的人，内心一定是十分缭乱的。而我的形象则是压舱石，会叫你在黑夜中重新找到重心。”林格拉起了她

的手说，林格长得很瘦，就像是一只得病的仙鹤。

梁洪波没有将手抽出来。她想了一会儿，忽然流起泪来。和胡克持续一年的恋情也许是因为空心人的干扰告吹了，她想起了胡克的很多好处，也许我本人就是一个空心人？我需要什么？激情型的生活？平静？镜中的安暖居所？她迷惑地问着自己。

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林格带出了留学生公寓的地下酒吧。外面细雨绵绵。她和他来到了图书馆边的一条回廊里，这里放了很多自行车。林格靠在一根柱子上，用手将她拉向自己的怀抱。梁洪波还在流泪，她感到自己像是气球一样在半空中飘来飘去，谁都想抓住她可谁也抓不到她。而且后来林格的手还探索到她的两腿之间，但她猛地推开了他，林格放弃了努力，大声地咳嗽起来。

“那一瞬间，我似乎找不着心了。我看见了几个空心人，他们都穿着黑色的晚礼服，扎着蝴蝶结，然后好像我也变成了空心人，得这种病的人生活中将充满了麻烦和虚妄。比如我现在还不能判断是否已喜欢上你。”

“是吗？要是我得上这病就好了，你拒绝我也许我会死的，”他突然弯腰咳嗽起来，居然咯出了鲜血，“因为我有肺病，有病根。”

校园诗人林格死于两个月以后，当时梁洪波已回到老家过年，他咽气的时刻她正在几千里外的地方和弟弟放一个“二踢脚”，她一定听不见他死前的那句话：“我是一个稻草人，拦住那些跑到悬崖边的孩子。”之后，他看见自己飘浮起来，一直飘到了天花板，从上冷冷地看着他那已渐渐变冷的沉睡的躯体。他死于肺病，生前的诗全是写给梁洪波的，充满了病中的奇异幻觉，有如狄兰·托马斯和“通灵者”兰波的杰作。

6

“你是一条狗，一条乱咬人的狗！”梁洪波对高萍说。她不得不第一次用如此激烈的言辞来对抗高萍，因为高萍在导师面前说她与胡克、林格“胡搞”，下午，参加完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利奥塔德的讲座之后，她的导师汪海川找她谈话。她不相信的是，仅仅因为床的晃动而引发的矛盾，竟然叫一个人这么恨她。

这时她忽然想起了高萍的一个很有名的动作。那就是，她穿着一条火红的裙子，健步跨上学校食堂台阶，进门之前猛一摆头，将那一头披肩发在半空荡开，然后细眯起眼睛向左后上方看去，犹如模特儿转身时的动作，然后定格——七秒钟之后（足足七秒），高萍才猛地拉开食堂的门，走了进去。据说这个动作成了A大里男生手淫时经常浮现出的形象。她不无恶意地笑了起来。

“你们听见了吧？她骂我可真是下流极了。”高萍蔑视地斜着眼看着她说，她似乎明白了对手笑的内容。

“梁洪波你怎么能这么骂人呢？”陈静走过来责备地对她说。这个瘦高的女孩体形和体格极为相似，不禁使得梁洪波有一种恶心感。而李轶群回家了，面对陈静和高萍的联盟，她感到自己势单力薄。

“整天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在桌子上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吓唬谁呀！女学者，真叫人恶心透顶。”

高萍讽刺道。她想起来梁洪波的那些朋友在宿舍里，一边嗑瓜子，一边谈论着生和死、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历史与时间之类的话题，那时的梁洪波抽着烟，脸上有一副十分痛苦的样子。对此高萍觉得好笑极了，

以至于一次她私下里对陈静说：“梁洪波上厕所蹲在那里都在思考着形而上学问题。”两个人为这句粗鲁而又精彩的话笑了半天。

梁洪波没有理她们，她们不再说什么，而是亲热地坐在一起谈起了时装和影星，以及最近一次的校园化装舞会上两人选用了什么样的面具。

梁洪波坐下来给去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同学袁源写信。她从袁源的来信中抽出一张照片，照片上袁源身穿一条白纱裙子坐在椅子上，她背后站着西装革履的先生。他们已经结婚了。梁洪波想起了袁源和她的男友在大学时代分手三次又和好的故事，如今他们又双双飞到了美国。“我们战斗得疲惫了，于是我们便结婚了。结婚真是妙不可言，至少每晚被你爱的人相拥至天明，那种温暖我无法言说。”袁源在来信中这么说。然后她接着讲到了自己花五百美元买了一辆二手红色福特车。

梁洪波长久地看着照片上的两个人，忽然觉得自己与他们已越来越陌生。她铺开稿纸，写上了第一句话：“我发现，我已经变成空心人了。”

7

梁洪波和李轶群一起去跳舞，在路上，她问李轶群：“结婚的感觉如何？”

“结婚？也许糟透了。这期间主要意味着责任。”

“也有很多好的地方嘛，比如安全感、依附感、归属感和性的欲望统统都满足了的。”

“可生活总是在别处，在你现在不在的地方。我希望在古代汉语的音韵和语法中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到处都让人感到劳累，我如何才能轻松？”

生活就是轻与重的协调。”

她们来到了舞厅，一个穿一套黑色西装的大眼男孩邀请了李轶群。大家都跳了起来。

两小时后，舞会散场了，她们俩手拉手向外走。走在幽暗的竹林小径上时，有人追上来了。“对不起李小姐，我可以和你一起散散步吗？”

梁洪波看清楚他是那个大眼睛男孩。“不行，她男友在等她呢，下回见，好吗？”他看了一眼李轶群，李轶群也点了点头。“我叫马拉，是经管学院的，再见。”他转身走了。

“我得保护你呀。”一边向前走，梁洪波一边说，“毕竟，你已是别人的老婆了，怎么能随便被男孩邀去呢？”

“生活中真是到处都是绊脚石。不过，我还能打动男孩子吗？”

“你的体形不错，很棒的。给我说说你丈夫吧。”

“他是一家杂志社的摄影记者，是一个老小孩和疯子的混合物。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也许哪一天我真会跟一个大眼睛小伙子远走高飞，随风而去。你看过一部叫《随风而去》的小说吗？真的，随风而去。”

8

大约是上一个暑假，胡克和梁洪波一同进行了一次回乡旅行。

他们的这次返乡旅行持续了一个月。胡克的父母非常喜欢梁洪波，同意这门亲事。之后他们又南下，到了梁洪波的家，但她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喜欢胡克。这使得梁洪波很为难。

分手后几个月，梁洪波在学校内的小湖边又碰见了胡克。“我写完了我的论文《人格的迷宫》，我打算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了。我发现我们都是迷宫，谁也看不清谁。”

梁洪波迟疑地凝望着他。她明白过去了的永远也不会回转，再亲近的人也会变得陌生。

9

在这一学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梁洪波和高萍和好了。这个春夏之交的季节里天空中飞满了柳絮和法国梧桐的小茸毛。那天高萍在宿舍中看见梁洪波的桌子上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林格的诗：“七颗星离你不远／你的头发上滑落着风／琴弦若有若无，仿佛海的喘息／没有一枚水晶会为你破碎。”她怔了一下。

后来梁洪波回来，她先说话了：“那是林格写给你的？”梁洪波点了点头。

“可他也为我写了一些诗。看来他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死去的人。明天我们去公墓祭扫一下他，好吗？”

梁洪波同意了。“他已死了两个月，可他写的那些诗像嵌进我手背的小石子儿。”

默诵着林格的古怪诗句，她们一同来到了公墓。在骨灰堂中，两个女人为人类死者大军的阵容庞大整齐而惊呆了。这是自然的力量。后来，她们来到了公墓，找到了林格的墓碑，两个人把手中的花束放在了墓前。

这个时候，梁洪波看见了林格拖着病体，从棺材中坐起来，瘦弱地朝她微笑，一边咯血，一边写着诗。死去的人重新拥有了心灵，而活着的人